



Trinity Saint David

<i>Student Name: Qiaoman Dai</i>	
<i>Module Code: SICH5009</i>	<i>Student number: 2303886</i>
<i>Module title: Phonology</i>	
<i>For completion by marker:</i>	
<i>Comments:</i>	
<i>Marker's signature:</i>	<i>Date:</i>
<i>Provisional mark:</i>	
NB. All marks are provisional until confirmed by the final examination board.	

「聖」、「聲」、「聽」同源之探究

壹、前言

上古時期，文字還未形成系統，這是以聲音為主導的時代。初民會使用約定俗成的發音來表達某種概念，這種發音常被稱為「語根」。隨著時間推移，同一個語根會孳生分化出許多詞彙，它們的音讀和意義往往相同或相近，所以語根常為語意之所寄。《爾雅正義》云：「聲近之字，義存乎聲。」¹講得就是這個道理，例如 m-音為雙唇鼻音，發音時雙唇接觸面積大，且鼻音會有沉悶模糊的感覺，於是在上古發 m-音的字大都有寬泛沉悶模糊之義，如茫、綿、夢、沒、寐、昧等²。現代學者便將這類詞稱為「同源詞」。同源字的研究便是「因聲求義」的過程，根據文字發音的規律，再追溯文字的本義來確定同源詞的關係。

隨著學界對上古音系統的建立，與新考古材料的發掘，「同源字」的研究也愈加完備。王力的《同源字典》一書便做了系統性的研究和歸納，他對於同源詞的收錄講求寧缺毋濫，嚴格在語言規律上加以限制，並大量引用古人訓詁。而書中對於「聽」的同源字只收錄了「廳」、「聆」二字，廳屬於聽的後期累增字；聆與聽為「透來旁轉」，聲音上，聲母皆為舌頭音，韻尾為舌根音，且意義上皆有「聲音聽聞」之義，故三字可判定為同源字。本文將在此基礎上繼續補充與「聽」同源的「聖」、「聲」二字，研究方法將包含文字、聲韻、訓詁的分析，以及參考現代擬音以及《說文解字》等書籍，共同佐證它們之間的同源關係。

貳、文字與聲韻訓詁分析

一、「聖、聲、聽」聲韻發音

語言先於文字，同源詞的研究「因聲求義」，故先從探尋三字的語言關係開始。

「聲」的上古韻母在耕部，在中古為書母三等字，根據上古聲母十條例「審母三等

1 [清]邵晉涵著；李嘉翼等點校：《邵晉涵集·第1冊·爾雅正義》（杭州：浙江古籍出版社，2016），頁5。

2 林尹：《文字學概說》（新北：正中書局股份有限公司，2007），頁141。

古讀近舌頭音」³，按李方桂擬作 hrjing 的清舌尖閃音，韻尾屬舌根音。

「聖」的上古韻為耕部，中古聲母與「聲」同，不過聖的聲母為複聲母，所以整體由舌尖清擦音 s-和透母 t'組成。擬音為 sthjinh，尾部擬音 h 表示上古去聲，所以韻尾為舌根音。

「聽」的上古韻母在耕部，聲母在上古和中古皆屬透母，念作舌頭音，擬音為 thing，韻尾亦為舌根音。

綜合聲音的規律，聖、聲、聽三字疊韻，聲母互為旁紐。具體表現為發音部位相同，韻尾相同，可以初步判定三字在語音上有密切的關聯。

二、「聖、聲、聽」文字本義

確定三字的語言關係後，則需了解它們的文字本義，由於文字會隨著時代的變化而產生許多引申義，所以探尋同源詞必要追溯其造字之初的本義。

觀察三字在上古時期的字形。甲骨文字形看，「聖、聽」二字實屬一字，皆有以  為形的甲骨文，象人上長着大耳。甲骨文「聽」亦寫作从耳从口的會意字 ，聖聽古字最初為「耶」，皆以口表發聲，耳表聞聲；而「聲」的甲骨文 ，象手持棍棒敲打懸掛的石磬，中間的耳表示石磬的樂音傳到耳朵裏，本義是「樂音」。从耳殸聲，殸為磬的初文，磬表發聲，耳表聞聲。

西周中期後，金文聽為 ，金文聖為 ，金文聲則借用「聖」的字形。「聖、聽」的字形開始分化，但是依然保持著从耳从口的特征，金文「聖」受甲骨文「聲」字的影響，「耳」上又增加一個部件「中」，此時聖聲二字共用一字形。師望鼎刻有銘文：「王弗用言忘聖人之後，多蔑歷賜休。」⁴郭沫若解釋：「聖本古聲字……此言聖人猶言聞人，與後世所謂聖人之意有別。」⁵

小篆時代，《說文解字》中的「聽、聖、聲」正式分化為 、、 三個字

3 竺家寧：《聲韻學》（臺北：五南圖書出版有限公司，2019年），頁307。

4 周法高主編：《金文詁林》（香港：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，1974年），頁6580。

5 周法高主編：《金文詁林》，頁6582。

形，許慎皆歸為「耳部」。《說文·耳部》：「聽，聆也。从耳聽，壬聲。」⁶發聲的「口」改為「聽」⁷，示聞得正確的事物，才能真正有所耳得。由於金文聽、聖二字下方的「人」逐漸訛寫為「壬」，故以此作為聲符。「聖，通也。从耳呈聲。」⁸此時聖的核心義已開始變化，徐中舒釋：「既言其聽覺功能之精通，又謂其效果之明確。故其引申義亦訓通、訓明、訓賢，乃至以精通者為聖。」⁹李孝定：「聖之初誼為聽覺官能之敏銳，故引申訓『通』。賢聖之義又其引申也。」¹⁰

「聲，音也。从耳聲聲。」¹¹此前聲、音別其義，聲為宮商角徵羽，音為絲竹金石匏土草木¹²。現則兩字混用，泛指一切聲音。

綜合字形來看，聖、聲、聽三字形近義通，皆屬耳部，且共有聽聞之義。

三、「聖、聲、聽」文獻證據

了解完聖、聲、聽的語音關係和造字本義，還需更進一步找到三字在典籍中的運用，以下將列舉一二。

《春秋》經所流傳的不同版本，出現了文字不一樣的使用，如《左傳·文公十七年》：「葬我小君聲姜。」¹³而《公羊傳》則為：「葬我小君聖姜」¹⁴，此可證聖聲為古今字。

郭店楚墓碑和馬王堆漢墓中，分別出土了幾版不同的《老子》，郭店楚簡比漢墓帛書更加古早，簡帛皆有不同程度的殘缺，但依舊可以進行部分經句對比，觀察「聖」、「聲」、「聽」在不同版本中的運用差異。

《郭簡·老子甲》：「音聖之相和也，先遂之相墮也。是以聖人居亡為之事。」¹⁵《郭簡·老子丙》：「視之不足見，聖之不足聞，而不可既也。」¹⁶其中音聖相和的「聖」為

6〔漢〕許慎撰；〔清〕段玉裁注；李添富校：《說文解字注》（臺北：洪葉文化事業有限公司，2016年），頁598。

7 甲骨文字形似目光直望向前，意會人的行為正直。

8〔漢〕許慎撰；〔清〕段玉裁注；李添富校：《說文解字注》，頁598。

9 李圃等主編：《古文字詁林》（上海：上海教育出版社，1999年），第九冊，頁573。

10 李圃等主編：《古文字詁林》，第九冊，頁573。

11〔漢〕許慎撰；〔清〕段玉裁注；李添富校：《說文解字注》，頁598。

12〔漢〕許慎撰；〔清〕段玉裁注；李添富校：《說文解字注》，頁598。

13〔周〕左丘明傳；晉·杜預注；唐·孔穎達正義：《春秋左傳正義》（北京：北京大學出版社，2000年），頁654。

14〔漢〕公羊壽傳；漢·何休解詁；唐·徐彥疏：《春秋公羊傳注疏》（北京：北京大學出版社，2000年），頁366。

15 劉釗著：《郭店楚簡校釋》（福州：福建人民出版社，2003年12月），頁2。

16 劉釗著：《郭店楚簡校釋》，頁39。

「聲」字，聖之不足聞的「聖」為「聽」字。吳大澂曰：「聖者，聲也，通也，聞聲知情謂之聖，聖聲古通」¹⁷這一批竹簡中，無論是聽或聲，皆可作「聖」字，可見三字古本一字。

《馬王堆帛書·老子甲》中「聲」、「聖」皆可在文中作聖字，如〈德經〉：「音、聲之相和也，先、後之相隋，恆也。是以聲人居无為之事。」¹⁸〈道經〉：「是以聖人被褐而裹玉。」¹⁹而在《馬王堆帛書·老子乙》中則以「耶」作聖字，耶本為聖聽古字。如〈道經〉：「音、聲之相和也，先、後之相隋，恆也。是以耶人居无為之事。」²⁰〈德經〉：「是以耶人被褐而裹玉。」²¹

徐中舒曾研究：「聲、聽、聖三字同源，其始本為一字，後世分化其形音義乃有別，然典籍中詞三字亦互相通用。」²²對比以上版本，確實能發現聖、聲、聽在上古時期互相通用情況，可證實三字分化前實屬一字。

肆、結語

綜上所述，通過對聖、聲、聽三字的文字、聲韻、訓詁分析以及文獻證據的考察，可以明確三字為同源字。從語音角度看，依據上古音的發音規律，聖、聲、聽的聲母相近、韻部相同。聲母發音皆為舌頭音，韻尾皆為舌根音，證明三字的語音關係密切。在文字本義方面，根據甲金文的線索，聖、聲、聽本義皆有「聲音聽聞」之義，且三字字形最初實為一字之分化。在詞義上，聖、聲、聽在語音分化後，詞義只有細微區別，故為同義詞，《春秋》、《老子》等先秦典籍都顯示出三字的互相通用現象，進一步證實它們在詞義上互相聯繫。至此，聽及其同源詞可增加為「聖、聲、聽、廳、聆」五個字。

清朝對於「上古音」的研究代代接力，從顧炎武到王念孫，共同完善了上古二十二韻部的發現。而同源字的研究同樣任重道遠，需要每一代人一棒棒的接力，它的探究有助於我們更好地讀懂先秦時期的古書，並深入了解當時人們的語音系統。王力作為先鋒者進行了開拓，如今的學者可以利用更先進的語言知識，共同接力這一棒，繼續完善這一系統的研究。

17 [清] 吳大澂著：《說文古籀補》（上海：商務印書館，1936年），卷十二，頁189。

18 沈祖春著：《馬王堆漢墓帛書「壹」》（成都：巴蜀書社，2008年）頁211。

19 沈祖春著：《馬王堆漢墓帛書「壹」》，頁209。

20 沈祖春著：《馬王堆漢墓帛書「壹」》，頁271。

21 沈祖春著：《馬王堆漢墓帛書「壹」》，頁269。

22 李圃等主編：《古文字詁林》，第九冊，頁573。

參考文獻

一、古代專書

〔周〕左丘明傳；晉·杜預注；唐·孔穎達正義：《春秋左傳正義》（北京：北京大學出版社，2000年）。

〔漢〕公羊壽傳；漢·何休解詁；唐·徐彥疏：《春秋公羊傳注疏》（北京：北京大學出版社，2000年）。

〔東漢〕許慎撰；〔清〕段玉裁注；李添富校：《說文解字注》，臺北：洪葉文化事業有限公司，2016年）。

〔清〕邵晉涵著；李嘉翼等點校：《邵晉涵集·第一冊·爾雅正義》，杭州：浙江古籍出版社，2016年）。

〔清〕吳大澂著：《說文古籀補》，上海：商務印書館，1936年）。

二、現代專書

李圃 等主編：《古文字詁林》，上海：上海教育出版社，1999年）。

林尹編著：《文字學概說》，新北：正中書局股份有限公司，2007年）。

沈祖春著：《馬王堆漢墓帛書「壹」》，成都：巴蜀書社，2008年）。

周法高主編：《金文詁林》，香港：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，1974年）。

竺家寧著：《聲韻學》，臺北：五南圖書出版有限公司，2019年）。

劉釗著：《郭店楚簡校釋》，福州：福建人民出版社，2003年）。